

青春无悔

· 作家自选集

总策划：张海君

我们都将这样长大、

苍老，

从时光的一端辗转到时光的另一端，

像真实的童话，

历经苦难的捶打，

绽放的是不败之花。

——以阅读之名，对青春故地重游。

落满
蝉鸣的

小院

LUO MAN CHAN MING DE
XIAO YUAN

>> >> >> >> >

宋元新

[作品]

SONGYUANXIN

青春散场前，
不得不读的新生代校园作家自选集。

这是我最好的时代，你是我最好的人。

——青春散场前，不得不读的新生代校园作家自选集。



敦煌文艺出版社

青春无悔 · 作家自选集

我们都将这样长大，

苍老，

从时光的一端辗转到时光的另一端，

像真实的童话，

历经苦难地捶打，

绽放的是不败之花。

——以阅读之名，对青春故地重游。

落满
蝉鸣的

小院

LUO MAN CHAN MING DE
XIAO YUAN

✎ > > > >

宋元新

[著]

SONGYUANXIN

青春散场前，
不得不读的新生代校园作家自选集。

我最好的人。

读的新生代校园作家自选集。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满蝉鸣的小院 / 宋元新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 11

(青春无悔·作家自选集)

ISBN 978-7-5468-1271-7

I. ①落… II. ①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3727号

落满蝉鸣的小院

青春无悔·作家自选集

宋元新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王 倩

封面设计: 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 <http://blog.sina.com.cn/t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50 千

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1271-7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言

记忆里，有个小院子，一直存在着，青瓦灰墙的老屋撑着同样年纪的老槐树围蹲在一起。守着摊晒在地上的金黄色的稻谷的，那个还小小的我撑着细长的竹竿，昏昏欲睡。盛夏的蝉鸣如同被阳光浸染得发亮的尘埃静静地漂浮在小院之中，风吹过槐树翠绿的枝叶，猛抓一把槐花的清香，向小院中倾撒。

清甜的花香让我从恍惚中醒来，我对着厨房的小屋，大声喊：“奶奶！我饿了，做饭吧！”“嗯，正要做。”那间小屋里响起奶奶的声音。

一会儿，烟囱里就飘出袅袅炊烟，它们慢慢升腾，在浅蓝色的天空中，汇聚成一片大大的柔软的白云。我一抬头，好像无论在哪里，也无论相隔多遥远，都能够看得见。

二十余载的春秋，所经历的热闹的事情有很多，而静谧的时刻，唯有这落满蝉鸣的小院被深刻地记得。这里是记忆清晰的起点，从这里我可以摸清生活的脉络。每个人都需要安静，因为安静才能真正地沉下心去思考，继而去表达，去抒发。就像蛰居于地下的数年甚至更久的无言无语的蝉，将因困身心的潮湿与黑暗撕开之后，在盛夏的枝头用整个身心去放肆嘶鸣，也许，它们的声音并不动听，但是这也是它们在用生命唱出的对自身所经历的一切的诚挚的表达。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本集子的话，那么就是“蝉鸣”。

每当到书店或者图书馆的时候，看到书架上一排排整齐码放的书籍，我就在想，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写的一本书，将自己的想法印在纸上，把偶然间翻开它的人，用白净如翼纸张载进我编织的故事中去？

高三最忙碌的那年，我有两个大目标：上大学，出自己的书。那时我有幸得到一个连载的机会：某杂志的编辑看到我写的小说的前三万字样章，大加赞赏，并说写成长篇可以连载，连载之后可能出版。

当时我的手中，只有那三万字。于是，午休时空荡荡的教室里，我在写；晚自习之后独留的一束灯光下，我在写；宿舍熄灯后夜深人静中，我还在写。

笔芯里的墨水快速地被稿纸吸干，小说的字数一路高歌猛进，破了十七万，然后又在修改建议中被删减、删减、删减，变成十二万。

由于种种原因，小说未能连载，出版也无可能，后来所遇到的一些机会，也都与我擦肩。

写这些内容，并不是为自己的小说鸣冤叫屈，现在拿出来再看，故事确实疏浅而单薄。

但是，却也不会也不能否认那时的自己，不能忘却的那时的绝望地孤注一掷的心情，拼出自己的所有的心思和才情的冲动，将血液注入到笔芯去书写的年少轻狂。

离开了那段日子之后，大学的生活过得很安逸，内心却日渐不安。激情和理想在大把大把的时间与无拘束的环境中不是绽放和繁荣，而是在慢慢暗淡与枯萎，如同在光亮中看不到微光，在灼眼的光芒中只有黑暗。

我不该忘记的，正午的阳光透过明净的窗户，映照出静躺在稿纸上的笔的两片影子，那就像我寄托在笔上的理想的翅膀，虽然小小的，但是也挣扎着想带着我飞翔。我不该忘记，深夜里孤独的灯光，映在强睁着的眼中的光亮，如同乌云之上的星星，尽管你抬起头看不到，但是它们却仍然亮着，只为自己，为自己的存在。穿过黑暗与潮湿的蝉，也不应该忘记自己在地下那段漫长的日子里，看着孔洞中投下的一缕阳光所产生的那种灼心的想要飞出去的渴望。

那些我已经忘了或者记忆不清的事情，这些文字都帮我记得，我感谢手中勤劳的笔。每一个人都需要记住过去，过去像脚印，未来如此未知难测，前一个脚印正是迈出下一步的勇气，当你回首时，连成一串脚印正是自己人生的轨迹，而这也是活着的最大的证据和意义。

这些被我成为“蝉鸣”的文字，也是我的脚印，我曾经的所思所想所感。在这青瓦灰墙围绕，散着花香的小院里，我愿与你分享，讲到有趣处，你可以抚掌而笑，说到无聊时，你也可以嗤之以鼻，你能拿出闲暇的时间来阅读，我便已心存感激。

最后，还想对我爱的人说，愿时间扭曲破碎，你我再不用担心未来。以后我所写的美好的故事，都将有你的影子，我静静地说，你静静地听。

目录

CONTENTS

老城·老树·老人	001
少年成风	005
魂	010
忘，记	017
项链	032
一笑	049
金丝雪柳	074
阳光	083
奈	090
风吹槐花香	097
我的故乡，和我们	107
家	117
书里青春	121
冰封的青春	123
童年	126



青春无悔
新生代校园
作家自选集

老爸老妈的故事	130
叫你一声哥	136
风中花香	140
背影	143
黄河	147
时间，别再伤害他们了	150
别，离	154
青春的花开	157
飞过	160
三毛，一粒流浪的蒲公英	164
夜	167
想告诉我什么，这不知缘起的梦	170
念碎时光	172
漫话	177
遇见一棵树	180
树样人生	182
飞蛾	184
像·棋	186
我是好人	191



老城·老树·老人

那时候，我家还住在老城区。

补丁摞着补丁的马路，幽深曲折的小巷，低矮的楼房，老城区像个瘦小穷苦的老人，周身都灰扑扑的，佝偻着身子谦卑地趴在地球上。

在城区菜市场的东头，那堵颓败的老城墙下蜷着一棵老槐树，像行将就木的老人的腰背禁不住年月的重量，不断地往地上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头拱进地里。春天的时候，它铁瘦的手掌紧紧地抓住稀疏的绿叶和奶白的槐花，倒也有几分生机。到了秋天，被寒风硬梳过的疏落的枝头，就像是住在它身下的老头儿的长而花白的胡须。

没错，是住着，那老头儿的窝棚是靠着老槐树搭的，像个小庙。

他在那儿多久了，没人说得清楚，就和老槐树一样。老头儿姓啥叫啥也没人知道，但人总得有个称呼，于是，年轻点的叫他树大爷，年岁差不多的就叫树老头儿，我们这帮不懂事的皮孩子也“树老头儿，树老头儿”地跟着叫。

他听着了也不生气，有时竟还笑呵呵地给我们一人一小把米花，看到我们着急地把米花吃到鼻孔里，就笑得更大声了。

米花是他自己爆的。因为他就一个人，得养活自己。乌黑的小转炉，再加上小油漆桶改的火罐，还有个油亮的蛇皮袋子，最后烧饼店给点煤渣，从



粮油店买点米，就能开始他爆米花的营生了。

只要听到“嘿！”“嘭！”的声音，一准就是树老头儿又爆好了一锅米花了。

这时旁边也准有半大的孩子围着，腼腆地看着树老头儿，时不时地瞥一眼飘着香气的蛇皮袋子，但却不敢说话，只是咬着手指呆呆地站着。树老头儿一般都会很识趣儿地从袋子里抓一把米花放到他们手里，小孩子会笑得就像得到了一把天上的星星。老城区的孩子们都去蹭过树老头儿的米花，且大都如愿，尽管最后他都说：“小馋鬼们，这可是最后一次。”但我们从不担心以后没有免费的米花吃，因为他的最后一次，永远都不会到来。这个认知在我们的心里就像是到了时间槐花一定会开放一样坚定。

对了，树老头儿的米花也是在槐花开放时最好吃。即使在最冷清的东头，他的生意也会很好。馋嘴的孩子就像小火车一样扯着家长往老头儿那跑，若是不给买，他们就又变成了小木桩，死蹲在那哭喊着怎么拔也拔不起来，所以就算最严厉的家长也会无奈地摇头就范。记忆里，树老头儿的米花真的带着无法抵御的槐花的香甜，就算现在回想起来也会馋津不止。

在没有生意的时候，穿着灰布衣裳的树老头儿就静静地坐着，与身后的老槐树像家人一样做着伴儿。

树上叽叽喳喳的麻雀打扰了这一片宁静，他抬起头，苍老的眉眼中印着树叶间漏下来的浅浅的阳光。麻雀也不怕他，扑棱着翅膀落下来，啄食地上掉落的米花，他看着蹦蹦跳跳边啄边玩的麻雀，有时候还会丢一些过去。

这个情景我以为会一直看下去，可我忘了这里是老城区，一个仍在不断变老，最终在别人眼里老得已不成样子的地方。

记得在那个秋天，新城建设的队伍来了。

首先被请走的是大一点的店铺。超市走了、粮油店搬了、饭馆儿也迁了，一家接着一家，只留下一间间空了的铺面，夜里张着黑洞洞的大嘴，灌着呼呼的冷风。接着是小商贩们，他们就像落叶一下子就被秋风清扫干净了，于是热闹的叫卖和讨价还价声没了，老城区显得更老了，奄奄一息。

这一息就是树老头儿的“嘿！”“嘭！”的爆米花声。现在他成了阻碍新城建设的最后的“顽固的分子”了。老头儿依靠老槐树，老槐树又把生命都扎在了这里啊！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树老头儿生起了火，却没有架起转炉，僵硬地



坐着，有些局促地搓着手，仰望着正一脸严肃地俯视着他的城建队的人，两人都没有说话。城建队的吸一口烟，烟头变成了猩红色，一只手放在裤子口袋里，眯着眼睛，吐出一口烟来，模糊了他的脸。炉火清脆地炸响一下，一阵青烟升腾起来，树老头的脸也模糊了……

那天晚上，“嘿——！”低沉的吼声，“嘭！”爆开 的声音，乌黑的转炉中，绽出雪白的米花，清薄的热气飘逸而出。寒风掀起树老头儿单薄的冬衣，腮边的肌肉紧绷着，蓬乱的头发在风中无力的摇曳。

他把转炉一提，往铺在地上的蛇皮袋上一磕，再一磕，米花全淌了出来，拿出塑料袋儿在风中一扬，张开，快速地把米花往里倒，用力地系上，快速地放到旁边已经堆成小山的米花堆旁边，快速地又回到火炉旁边，腮边的肌肉松弛了下来。他又慢慢地打开转炉，慢慢地往里倒米，再放到火上，慢慢地转着。老槐树静静地站在他的背后，悄然无言。

树老头儿有足够多的煤和米。烧饼店的张大伯在走的时候，对他说：“到新了地方，得有十天半个月开不了火，这些都给你吧。”说完放下一大筐煤球儿。“东西太多，车装不下了，再来一趟还不够油钱呢。”粮油店的王叔，“咚”一声扔下一大袋米。树老头儿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伸出枯瘦的手，却说不出什么来。

夜很深了，“嘭”“嘭”的声音还在有力地敲击着沉默的夜晚，他“嘿”的声音，却已沙哑，像落叶的沙沙声，又像淅沥的雨声，一直在我耳边，以后就听不到这声音了吧，因为明天就是我们这些住户离开的最后期限。

第二天，当所剩不多的人们走出家门的时候，他们都看到门前放着一袋干净的米花，摸摸还有余温，上面还有一节黑硬的槐树枝，若是在夏天，它一定是柔软的，上面也一定有着油绿的叶子和奶白的槐花。

也就在那一天，树老头儿不见了。窝棚空了，老槐树依旧静静地站着，却让人觉得它是那么孤独。

几天后，老城区要被拆了，我们都回去了。

老旧的建筑根本抵不住机器的三推两砸，全部都成了残砖断瓦，老城区这个穷苦的老人，在这一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在我们的眼中无声地倒下。

当机器逼近老槐树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去挡在老树前面，接着是两个……一群……全部，激烈的争吵，变成了无言的对抗，老城区的人站在老



槐树旁，像一棵棵小树，像一片树林。

最后，施工队妥协，移走老树。

就在实施的前一天夜里，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接着是大雨倾盆。

第二天，老槐树已经断成了好几截。

人们无法相信经历了这么多年风雨的老树，一夜之间就倒了，纷纷指责是施工队搞的鬼。

施工队长站出来说：“这树太老了，还没了房屋的阻挡，它受不住那么大风！”

他说完所有人都沉默了。

老城区没了，失去了老城区庇护的老树也没了，那没了老树保护的树老头儿又怎么样了呢？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孩子们之间在传，树老头儿其实是槐树精，但他也是老城区这儿的土地神……



少年成风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他变成了风，还在这世间了无牵挂地奔跑着。所以，在有风的时候，就觉得是他又自由而快乐地从我身边跑过，也总会叫他的名字，晨阳，晨阳。

我知道的，他不会停留，我也只是想告诉他，我仍记得他，无论过去了多少年。

别人都说我傻，但我还是这样想，这样做。

我确实是傻啊，木讷孤僻，再加上身体瘦弱，所以总是被周围的一群孩子欺负。

他们像逗小狗一样把我耍得团团转，在远处扔小石头，却总是那么不经意地砸到我，用没有子弹的玩具枪吓唬我，冲着我的耳朵开枪，嘭一声，我的整个世界都在痛苦的嗡鸣，从此，只要一到稍微吵闹的地方，就像是电流穿过一样一阵痛苦的耳鸣。

所以，我更加讨厌往人多的地方去，也变得更加孤僻了。

我的世界像死了一样安静。我时常站在太阳下，看自己的影子像表盘上黑色的指针一样围绕着我慢慢地转动，就这样一过就是一天。

自从搬到这快要被拆迁的老城区，妈妈就很少再管我，她总是很忙很忙，



晚上的时候出去，天快亮了才回来，我看到的都是她发出轻微鼾声的熟睡的样子。这样也挺好的，好过在爸爸刚去世时，她整天蒙在被子里极力压抑着哭泣，那声音就像是不断有冰凉的水滴在胸口，每一下都让我惊觉又不知所措。

不想去打扰她，独自在我沉静的世界里游弋着，我以为会一直如此。

“别再欺负他了！”直到他的声音强势地闯了进来，才结束了这一切。

我抬头，再抬头，才在老城区最高的五层居民楼上找到他，他和所有英雄出场的方式一样，威风凛凛，毫无畏惧地站在楼边。与我一起仰望他的还有停止对我拳打脚踢的坏孩子们。

他们见就他一个人，就喊“有种下来，连你一起打！”

他什么都没说，一扭头就不见了，当我以为他被吓怕逃走的时候，他从楼道里，怒气冲冲地冲了出来，就像是一头发怒的狮子，直接扑到那一群孩子中间，跟他们扭打了起来。

原本怯懦的我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也扑了上去，抓着一个人的胳膊就使劲咬了下去。

最后，他挥舞着棍子把那些坏孩子全吓跑了。

他没有看我，直接一扭身就往楼道里走，我赶紧爬起来，像个小狗似的跟了上去。

他没有管，任由我跟着，到了顶层。一个竖井一样的通道连接着楼顶，它像是一个扩音器将轻微的脚步声扩张的巨大，让我又一阵耳鸣。透过方洞的阳光整齐而耀眼，却照得满是灰尘和脚印的墙面显得更加斑驳。

他身手矫健地抓踩着几根突出来钢筋爬了上去，我跟上去，抓着钢筋费力地向上，最后一根实在很高，怎么也够不着，我尝试着跳上去抓，脚下却突然踩空，就在我绝望的以为要摔下去的时候，手却被紧紧地抓住了。

他皱着眉头，黝黑的手臂上肌肉虬动，上面还有伤痕，一用力，他直接把我拽了上去。

大片的温热的阳光撒在楼顶上，脚下具有可感的热度。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老城区的全貌，低矮的房子卑微的趴在地上，深埋在老巷小院间的石板路像是一条条青黑色的蛇，慵懒地晒着太阳。不多的几栋楼房，也像是迟暮老人，强撑着年迈的身体站立着，叶子已经落尽，只剩下深青色的藤蔓还在紧抓着灰色的楼房，像是老人枯瘦的手背上凸起的青筋。



穿着白衬衫的他坐在楼边，晃动着双腿，与老城区的背景格格不入，倒是像远方天空飘得极低的洁净如新的云朵。

那一天，我知道了他叫晨阳，只比我大三岁，却比我高大壮实得多，但眉宇间却有着好像抚不平的折痕。谈话被顶层的一对夫妇的吵架声打断，被我“为什么他们要吵架呢？”的自言自语终结，我只是想到了妈妈对曾经跟爸爸吵架的悔恨，可是再多的悔恨也没用了，因为爸爸已经去世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对夫妇就是晨阳的爸妈。

他们真的是经常吵架争执，内容也只是钱和老城区拆迁之后的赔款问题。后来常去楼顶的我，也渐渐习惯了并且学会不去理会，我以为一脸云淡风轻的晨阳也早已习以为常，直到我敢像他一样坐在楼边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他会时不时地借由放在窗边的镜子，来看家里的情况。

我也看到了房子里掐着腰嘴尖舌快的他妈和争辩得面红耳赤的他爸。

每当两人吵得很激烈的时候，晨阳都会离开楼顶，围绕着老城区奔跑。我喜欢奔跑，他这么跟我说，奔跑的时候，可以把一切都抛下，自己的呼吸声和风声融为一体，觉得只要自己不停，就可以忘记饥渴，忘记疲劳，一直一直地奔跑下去，就好像自己也变成了风。

我一步一步跟着他，像是忠诚的信徒跟随着信仰的神明，当扛过极度的呼吸困难之后，自己的身体真的好像变得轻盈了。当我不得不停下来之后，却发现这一切都只是极度疲劳之后的麻木所致，我的心脏剧烈的跳动着，像是要炸开一样，每一次呼吸都得用尽全力。

而他却还在绕着老城区奔跑，他的身影渐行渐远，我想去追，但是却实在无能为力。他套了我整整一圈，从我身边跑过的时候，带起了一阵风，风中有他沉重的呼吸声，最后他在不远处停下，酱紫的脸色，弯着腰，好像要把心肺都呕出来。

但是，他仍努力的回头，隔空用手指写下“风”字，然后冲着我笑，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看到他的眉宇间没有忧伤的折痕。

我想多看看他的笑容，想一直跟着他，变成他的影子。

一年之后，一直在被人们关心谈论的老城区的拆迁问题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调查和统计工作已经开始进行。而晨阳爸妈的吵架却也跟着升级起来，甚至已经到了闹离婚，分割财产的地步。



也在这时，与我真的形影不离的晨阳好像开始跟我疏远了，好像在刻意地躲着我。

有一天，妈妈问我，“想不想晨阳作你的哥哥？”

“哥哥”我一直在念着这个词，却怎么也无法将它变得熟悉，我只想作他的影子，作他忠实的信徒，我坐在楼顶上，晨阳放的镜子反射出最后夕阳的余光，瑰丽的血红慢慢地从天边消失，我就像是个没有实体兀自存在的影子，等待着慢慢来临的黑夜将我吞噬，像是失去了神明的信徒，在孤独彷徨。

突然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晨阳，一个人蹲坐在小巷里，纯白的衣服在此刻却显得灰暗。

我赶紧去找他，但跑到那里他却不在。上家里找他，他的妈妈看到我就愤怒地让我滚。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威胁说下回见到我就杀了我的凶狠的女人，三天以后，却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上吊自杀了。

透过镜子看到了她狰狞的死相。我感到一阵窒息，发了疯地寻找着晨阳，终于在城区外的小路旁找到了，可是他的脸色青紫，呼吸微弱，手掌紧紧地抓着胸前已经湿透了的衬衫。

在医院里，我守了他一夜，妈妈也一直在门外坐着。

第二天，他的爸爸才出现，带着浑身的酒气，说自己跟老婆吵架，就出去喝酒了，没想到回来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说完就伏在地上号啕大哭。

一周之后，晨阳出院，却像是丢了魂一样，终日沉默，坐在楼顶不发一语，我也默默地陪他坐着，看着眼前垂老将死的城区。

一天下午，我爬上楼顶，看到晨阳站在楼边，他背对着我说：“我觉得我跳下去就能变成风了。”扭过头看了我一眼，又扭过去，“可是，我没有勇气跳下去，你能帮我吗？”

“好。”我看到了他眼睛里的恳求和绝望，一直以来都是他在帮我，保护我，如果这真是他的愿望的话，我愿意帮他完成。

我走到他的身边，伸出手，却止不住地颤抖，把手掌放到他的背上，白净的衬衫很柔软也很薄，能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他说：“谢谢你。”很轻柔，甚至可以感受到他话语间的笑意，我好像看到了他微微上扬的嘴角。

他的身体突然开始倾斜，而我的手掌还没有用力，他就以一种决绝的方



式向下俯冲。

“不！”我听到一个中年男人痛苦的吼声。

晨阳的生命最后定格在一个扭曲的奔跑的姿势上，抛下痛苦，抛下一切，包括生命，什么都留不住他，包括他身边那个撕心裂肺哭号的男人，这个少年要奔跑成风。

我应该像以前认定的，像一个忠诚的信徒笃信着信仰的神明一样，去追随晨阳，在晨阳家里，他的父亲拿着刀指着我，疯了一样地喊“你要为我儿子偿命”的时候。我突然想笑，但是却忍不住流泪。我不再去想知道，这个男人到医院号啕大哭的时候，晨阳紧抓着床单是否已经醒来，我希望他还在昏迷着，因为那真是一场拙劣到让人想吐的表演。

我打开窗户，取下藏得很隐蔽的镜子，“啪”摔在那个男人的面前，“是你杀了你的晨阳的妈妈，他都看到了！”

飞溅的镜片映照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还有这个面容扭曲的男人。

我永远忘不了晨阳在昏迷时，一声声可怜的哀求，“爸爸，求你别杀妈妈，求你，求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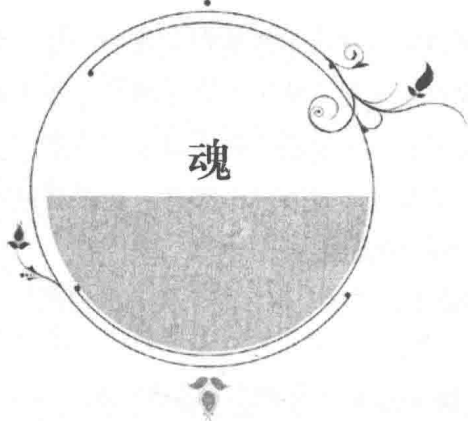
而眼前的这个男人因为愤怒或者为了得到更多的财产而下手杀妻的时候，是否想过他也是在杀害自己心爱的孩子的母亲？！

当我走出来晨阳的家，爬上楼顶的时候，他的家里开始冒出浓重的黑烟，大火沿着窗户向上攀爬，烧到了晨阳跳下去的地方。

我不知道晨阳为什么在最后的时候要对我说谢谢。是对我参与他的自杀道谢么，他明知道我能通过声音知道他的爸爸就在身后，为什么还让我参与并且演给我看这一切，我想，他也是恨我的，恨我们所有人，也许他只是策划了一个仪式，给所有伤害过他的人一个耳光，让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也是给他自己一个痛快的解脱。

多想我是真的傻呢，不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我宁愿去相信，这只是一个想变成风的少年真的变成了风的梦想成真的美好故事。

我看着不断向上冒起黑烟，好像整个破旧的老城区都在燃烧，化成黑色的烟雾，好像要把秋天如洗的天空都染色，可是突然刮起了一阵风，让看似浓烈恐怖的黑烟扭曲消散，在风里的我，感觉又像是晨阳从我身边跑过，我对风去的方向，一遍一遍地喊着，晨阳，晨阳……



零

我慢慢地将手伸进阳光里，展开，手掌边缘染着嫣红，像是浓艳的晚霞，可掌心却是惨白，再向上，隐约的青色血脉根须般攀绕着手臂，我好像听到了血液在其中奔涌。

但是，此刻的我却在想，我是什么时候死的。

在回忆里挣扎了两小时也无果之后，我突然觉得无所谓了。死亡，无非是一次永久的消失。而现实的我，与消失，或者说说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只存在于教室的角落，成绩表的最后一格，还有点名的最后一声里，就是这样，可有可无，没人在意。

窗外的阳光，越发明媚，却带着于我而言触不到的温暖。

—

在小时候一个人挨过了整个漫长的下午之后，我就喜欢躲进家中的角落